

戰事知識叢書之一

降落傘

590





鴻英圖書館

登記 71787

書碼 357/562

到期 22/5/24

價格

備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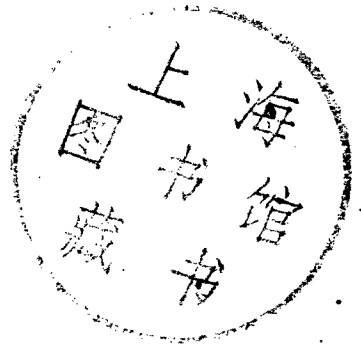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9277B

戰事知識叢書之一

降落傘

葉之安 張元林



降落傘下目錄

銅圖八幅

第一章	傘兵的起始	(一三)
第二章	傘兵的配備	(一七)
第三章	傘兵的訓練	(二一)
第四章	傘兵的任務與工作	(二六)
第五章	德國傘兵的內幕	(三〇)
第六章	克里特島作戰摘錄	(三五)
第七章	在荷蘭上空	(三九)

新

書

預

告

潛水艇

掃雷艦

降落傘下

飛機

偉大的戰蹟

關於科學

日耳曼婦女

德意志時人傳

德意志一瞥

保衛祖國的青年

戰事知識叢書之一

降落傘下

定價每冊三元五角

編譯者 葉之安 張元林

出版者 國民圖書編譯社

經售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光明書局

兄弟圖書公司

五洲書報社

全國各大書局



飛將軍星羅佈由空而降

離

機



！ 能 跳 下 向

！ 備 預 ， 了 開 門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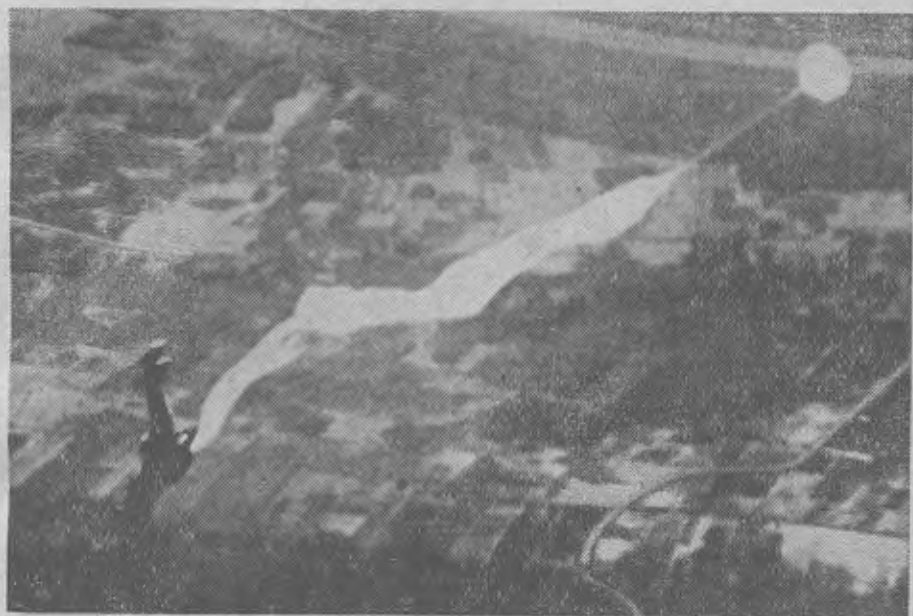


刹

！去下跳，外向體身

。去上跟的着緊個一，身機離剛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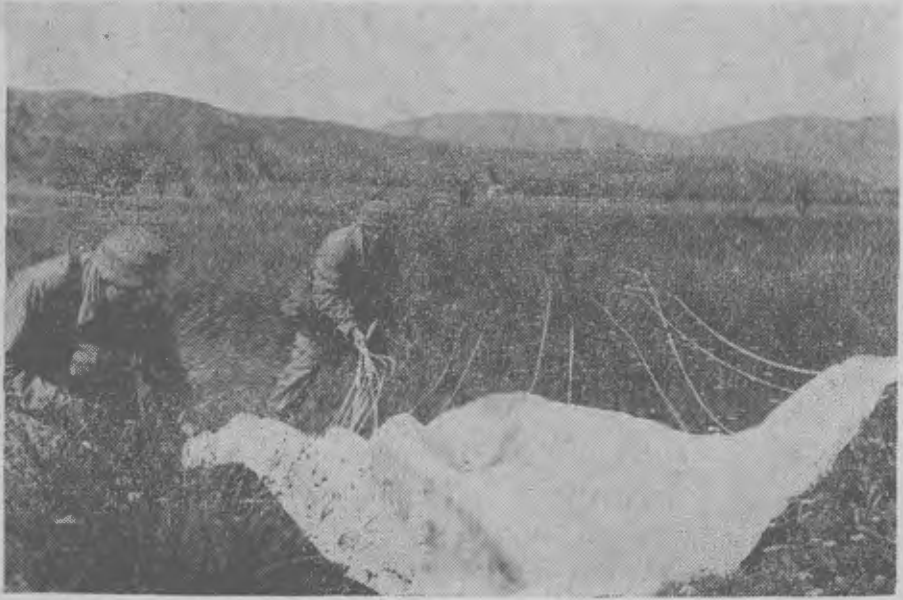
○拉一門活的傘落降把，計時當相開離



。着盪的全安就體身的人，了開撐全完是傘落降



。地的目的你心留，了陸着將



。起收傘落降把快趕得你，後地落



。具工的雪滑好備預須，落降帶地雪冰在

第一章 傘兵的起始

降落傘部隊，我們簡稱它叫「傘兵」。它就是由於降落傘的積極利用而組成的急速的空中移動部隊。換句話說：即利用了大型輸送機，輸送大量的軍隊和軍器，糧食和軍士，給一集團的部隊，以佔領或奇襲敵人後方地域和優先的地域，造成一種使友軍的戰況有利誘因的部隊。

講到世界傘兵的起始，我們當首推蘇聯。在一九三三年時，蘇聯已先於列強組織了降落傘部隊。那時，在我國的報章上，不稱它為傘兵，也不稱它為降落傘部隊；而稱它為空中陸軍——因為它原是陸上的作戰部隊，只是利用輸送機將它在空中運輸吧了。

當時，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消息，只見到它的神奇，而却不知道它的威力究竟如何？甚至還當他是蘇聯政府故意玄耀於世界的一種的宣傳而已。

一九三六年一月，蘇聯舉行了一次罕古未聞的降落傘部隊演習。參加這次演習的雖僅有一百五十名的降落傘步兵，而世人的驚異則遠較任何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為甚了。這次參加演習的一百五十名降落傘步兵，他們從六隻巨型軍機上降落在同一個飛機場上。未及八分鐘，

他們已整了隊伍，各自守着自己的職位。當時參觀演習的各國大使館武官，目擊此狀，幾乎一個個都目瞪口呆的萬分驚異。

但，話雖如此；而事後人們對於傘兵的威力，仍是信疑參半。爲的當傘兵們在空中搖搖墮下時，不給鎗彈打死，至少也被砲彈轟燬了。而況他們墮下的地點，也許不一定適宜於應戰呢？

可是在這次大戰中，德國却利用了它；不但幫助正規軍搗亂了敵軍的後方，且更利用以佔領了廣大的土地——荷蘭的迅速瓦解，克里特島閃電佔領，都全仗了傘兵的力量。這次對於空中降落傘部隊在作戰上的運用，大爲世人所注意了。

本來，德國之編練傘兵，還在蘇聯之後。但因德國適遇世界大戰的良緣，所以它們的傘兵，能得先於蘇聯以逞威於各戰場中，大施威力，於是「傘兵」二個字，始給與以極大的驚異，大爲新興軍備揚眉吐氣。

關於傘兵在各國伸展的痕跡，具體的說來，可以分成兩個時期：

第一個是初期建立的時期：

緊接在蘇聯之後，德空軍首先在斯丹德爾設有降落軍事學校開始作有組織的訓練，招募十七歲至二十二歲的青年，加嚴格的訓練。但德國降落傘部隊的活動完全是秘密的，牠的發

達程度，是非局外人所得知的。不過，德國軍事當局確信：假使一朝有事，這降落傘兵團必能獲得驚人的戰果。我們觀於最近歐陸的戰事，這個確信當非虛言了。

至若法國，在開戰之前，也聘了蘇聯空軍將校，對於傘兵的訓練與建設，下過一番苦功。意大利空軍，且曾於前年六月在非洲殖民地利比亞地方演習，使二大隊工兵從空中降下，立刻急築飛機場；又用大型運輸機運送了二個聯隊的突擊隊，而且也能够將大量機關鎗和數門輕野戰砲搬運到陸地。

第二個是應用於實際戰場的時期：

當德軍攻入波蘭時，德國降落傘部隊即立刻降落在波蘭第一線的背後，遮斷了波軍的退路，並且破壞了橋樑等交通工程。當時聯合通信社在波蘭的隨軍記者，曾在波蘭南部某地，用國際電話報告給他們的紐約總社說：「德空軍爲了要攪亂後方的目的，組織降落傘敢死隊，秘密的使多數間諜用降落傘降落波境，從事偵察波軍所在地，飛行隊基地，軍需工場地帶……等」。這是傘兵第一次應用實際戰場。

其後，德國降落傘部隊，在數小時間佔領了整個的荷蘭，甚至連女王威廉明也幾乎被俘，造成閃電戰中的最高記錄，這是傘兵第二次應用實際戰場。

又其後，蘇聯的在加來利亞用以擊破孟納興防線，德軍的在克利特島用以佔領全島，這

是傘兵第三和第四次的應用於實際戰場。

自此以後，世界戰爭的烽火，一天天的擴大，而傘兵的利用，也因也跟着日益擴展。而同時傘兵的質與量方面的發展，也隨着事實需要日趨迅速。

第二章 傘兵的配備

傘兵部隊編成的可能性，各國不同，即因了各國國防線的長短，全國的地勢，假想敵國的位置等的各有不同，而傘兵的編制與運用的成效，也各不相同。上文所介紹的蘇聯，因它具備着對於傘兵的利用，又頗為適合的各種條件，因之它能在各國之先編成及實施了。

但關於這個空中輸送和降落傘降落部隊的武裝配備的計劃，列強各國，也早在那裏研究。例如：美國軍事家，早在八九年前，已從事研究，當時關於降落傘部隊的理想與設施的文字，散見於美國各雜誌報章的，不一而足，一直到蘇聯編成的時候為止。

到戰前，德，日，蘇，英，美，意，法諸列強，都已先後有極強的降落傘部隊的編成。它們編成的細目，雖有的因保守秘密而不易為外界所探悉。但從報章所載的各國軍事消息與各國軍事專家關於傘兵的擬案中，也可窺見一二了。

現在先把各國軍事專家關於傘兵的擬案，摘錄一二則；然後再把逞威世界的德國傘兵配備，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甲) 德國西特伯先將軍案

德國西特伯先將軍所擬關於傘兵部隊的設備，應具備如下的軍械和飛機：

輸送機	一六五架
驅逐機	一〇架
轟炸機	五架
大砲	四門
迫擊砲	六門
機關鎗	二架
重機關鎗	一八架
小口徑自動鎗	八架
小鎗	一〇〇〇架
人員	九六三名

(乙) 荷蘭博克門將軍案

荷蘭博克門將軍，對於傘兵設備擬案，除了輸送機以外，每一個傘兵部隊應具備如下的

軍實：

降落傘步兵一隊人員：一六〇〇名

火器

彈丸

其它

總重量約二噸。

依據上列數字，可以知道傘兵部隊的達到其任務，主體要素為航空運輸機的能力所左右。因此凡計擬傘兵部隊的配備者，大都以其有效搭載量為中心而綢算。

所謂有效搭載量，是指作戰上必須的兵員武器和其它與直接行動有關的材料的總量。凡與直接作戰沒有關係的東西是死荷重，所以應該努力從輸送能力上減輕死荷重而增加有效荷重。

用運輸機的輸送方法，兵器是分開了投下的，兵員是武裝了的，帶有相當的軍火，大約每一架輸送機雖有四十名左右的能力，但作戰時得減至二〇——二十五名左右。

(丙) 德國傘兵的配備

德國所用空中降落傘隊，現已為英美所模倣，大約每一千個降落傘部隊，須用飛機約一百三十五架，先以俯衝轟炸機三十架前導，再以十架運輸機運載傘兵隨其後，傘兵之後，更以五十架運輸機，每架載降落傘部隊二十人；另以五架載重機，載最重的軍器；約十五萬發子彈，七十架無線電收音機，三十架機器腳踏車，三百六十七架機關鎗，六架平射砲，此外

，再以三十架戰鬥機掩護降陸。

到達目的地後，俯衝轟炸機先以機鎗炸彈肅清周圍的陣地，於是二百至三百傘兵立時放下。每機放下的時間，相隔約三秒鐘。每五人中有一挺輕機關鎗，其餘各人皆攜手鎗；因爲攜來復鎗或機關鎗之類，往往在着陸之時，使傘兵手足折斷。因此，這些武器，另行分裝，掛在傘上丟下，一俟傘兵能控制場地後，運輸機即密接降下，不出一小時，全體降落部隊，可以完成降落手續。

第三章 傘兵的訓練

傘兵必須中學畢業，身體強壯，善於運動，年齡在二十一與三十二之間，體重一百八十磅以下，未婚。二十一歲以下青年有志參加者，須先徵得父母的同意。

初入伍時，須先進傘兵學校，這學校偏重於體格的訓練，如柔軟體操，翻筋斗等。其目的在使傘兵適應落地時之震動，並教導落地時翻身立定和收縮降落傘的方法。學校當局想盡了種種方法以訓練成傘兵。例如，設立高臺以供跳落之用，並有模型飛機，以備學習離開飛機躍落地面之方法。

訓練中最難的一步是降落傘，每個傘兵各自束了自己的降落傘，如果跳落後傘不張開，那也只有他自行負責，怪不得別人。

練習束傘方法，為時頗長。學會以後，傘兵即乘在飛機上，攜一個重一百八十磅的假人，傘兵便須把降落傘束在木人身上降下，如果傘張開，假人平穩的降落地面，傘兵就可算學習完成了。

一個人跳落六次以後，才正式有資格做傘兵，如果拒絕跳滿六次以後，立即開除。

在跳落時最普通的現象，是恐懼。雖然傘兵跳落都高聲呼喊，以示無所畏懼，但究其實，正是一種掩飾。每個受訓的傘兵都毫不猶豫的跳第一次；因為他從未跳過，所以他認為別人能跳，他自然也能跳。

但在第二次至第五次跳下時，常有一種心理上的反應。有時應當開機門要跳落時，竟至失去了勇氣，無力跳下。不過有經驗的傘兵，他知道這是一種正常的反應，他憶起自己訓練時的苦況，於是一躍而下。

新兵入伍後，都渴求着跳落的機會，有一班受訓的兵及官員共八十九人，齊做第一次的跳落。有三個人拒絕跳第二次，兩個人拒絕跳第五次，都沒有人拒絕跳第六次。所以在八十人中只有十個人拒絕，另有六個人受傷，其中三人小腿折斷，一人受腦震盪，一人腳踝扭傷，一人腹部肌肉扭傷。

每一傘兵大隊，計有四百餘人，共演習過三千次跳落；但死亡僅一人，因他的降落傘不能及時張開，而它距拉傘的時間又太促了。所以不幸跌死。

關於從飛機上躍下的困難，我們已是講過了。現在請再看傘兵的演習躍下的各種方式：

據以往航空人員的經驗，飛行員最大的困難，起於兩耳對於運動的錯誤感覺。因此當沒有輔助的工具飛行時，真真飛機轉動的方向；和駕駛員腦中所感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所

以當他想停止他想像中的旋轉時，結果反增加原動的方向的旋轉，最後造成飛機的錐狀迴旋。這種情形，有時即使用器械幫助，也不能糾正；因為駕駛員總以為他自己的感覺是正確的。

這裏有二個實例，可以來證明這個現象：

當一個人蒙了他的眼睛，而叫他沿直線走，結果他會走出曲線形，不是偏左，便是偏右，最後便走成一個螺旋形線。

還有從飛機中投下遮住眼睛的鳥時，它們會立刻滑到地上。

當飛機飛行的時候，某種確定的音訊，因視覺筋肉和內耳腔的聯繫動作，故傳達到腦神經中，往往使駕駛員感到眩暈。所以不用器械幫助的駕駛員，一定不知機行的速率，和機動的方向。結果，漸漸的使飛機變成圓周運動，而迷失了應行的方向。

因此，第一步訓練人員，便得說明他們應該忘記這兩耳對於方向的錯覺，而接受他們從輔助的器械上所得到的指示。

運用降落傘，自然也是飛行人員所必需訓練的。在美國現在所用的，是坐墊式降落傘。普通體重一百八十五磅以下的人，用的傘包長二十四呎；一百八十五磅以上的人則用二十八呎的傘包。

對於降落傘如果運用得當的話，是絕對不會出事的。普通出事的原因，大都是爲了跳下的人沒有將繩子拉得好，或是降落傘張開時距離地面太近。

會有許多人想裝置一個使降落傘自動展開的機扭可是結果總不能滿意。其主要的原由，是爲了降落傘所啓的快慢，應當隨環境的需要而定。

當傘兵離開飛機時，由於空氣的阻力的關係，往往有風吹人向後的趨勢；於是許多傘兵便因撞着平衡翼而重傷。又據觀察的結果，離機時須先朝下，由慣性的作用，身體便要立刻翻個筋斗，這使跳下的人神經擾亂，而無法控制他的降落傘。

從飛機上跳下時，人的身體和飛機離地的高度以及飛機的速度，有着密切的關係。普通在五百呎高度以內跳下，是很危險的。假如飛機的速度是每小時一百二十哩，那末跳下時降落傘將要受到一千二百磅的空氣阻力的打擊。而如果速度是每小時三百哩的話，打擊的力便要達到五千磅了。這對於傘兵降落的安全，當然是很危險的，所以如果是從高速飛機躍下的話，降落傘還是以遲些打開爲妙。

講到傘兵學校的設置：以設置的歷史而說，最早者當然是蘇聯；但以傘的實質而論，在世界上當以德國爲翹楚了。在一九三八年時，德國開始在柏林西郊的斯丹特爾地方創設一座傘兵學校，這是德國以訓練傘兵爲主要目標的第一所學校。在校學生，初期和一般兵士一樣

，學習些步兵和工兵的初步教育，然後編入傘兵學校，受嚴格的訓練。

他們第一步的訓練：先學習降落傘的折疊法，然後練習從飛機上躍出來，以及如何着陸等的技能。等到一切基本的訓練完全入門了；然後才開始實習，幾經訓練以後，才得成爲一個健全的傘兵。

傘兵之募集，大半是採用志願兵制度，並不強迫徵募，一切都依照本人的自由意志編隊入伍。這樣才能使這班青年，爲了愛護祖國，爲了擁護政府的政策，肯慷慨的赴戰而至死不辭。但這些青年志願軍之被徵用，必須經過極嚴格的檢查。即：年齡必須是滿十七歲而未滿二十三歲之男子，並且必須是純粹的本國人種，這是第一必要的條件。至於品行失檢的人，也在所勿取。軍醫在檢查體格的時候，更是嚴厲無比。必須內臟各器管完全良好，而膝關節柔軟者，才能合格。

更因傘兵必須具有胆大而機敏的犧牲精神，故不得不在青年中求之，且以未婚爲合格。因爲傘兵作戰，身陷敵陣之後，有死無退，非此不足以養成戰士的堅決心情。

第四章 傘兵的任務與工作

傘兵的使用，不適合於作戰區域以內，崑限於特別狀況下。因此，其用途可分爲兩種：

(一) 用於特種的攻擊。

(二) 成爲破壞部隊。

傘兵的行動，非在敵人的戰策之外不可。換言之，奇襲的任務，是本部隊的生命寄託處，他的效果很大。

本種部隊的目的，是在交戰時間，變更作戰指揮，做擾亂工作，或者選定戰線中兵力的最薄弱處作迅速的降下攻擊，或者佔據兵力移動困難的很有利地域，或者在敵軍預測外的地點布陣等。

此種部隊的行動，已如上述，依了敵人的情況，作暫時應變的處置，它的機動性很大，被利用的地方，往往很難預卜。它的威力，的確很大，在其計劃目的完全實行時，獲得意外的效果。但是本部隊決不是決定戰果的部隊；最要緊的，是由運輸隊給以決戰的機會，自己是成爲誘因的犧牲部隊。

因降落傘部隊作爲破壞部隊的活躍的時候，以公算率大而能作澈底的破壞的，是最好的部隊。就是：用相當大規模的轟炸機編隊的襲擊，都不能破壞的諸目的物，（如工業諸設施，燃料，倉庫，橋樑，鐵路，發電所等）它都能破壞。

降落傘部隊的軍裝，都穿着獨特顏色的服裝，使天空中容易識別彼我的軍隊。傘兵着落後，它的行動底開始與結果的時候，其與掩護機的連絡，是十分必要的，這樣並可避去敵機的攻擊。在可能範圍以內，大半穿軟便的服裝，帶必需的兵器，如輕重機關鎗，子彈，燒夷材料，炸藥，化學彈，信號材料，腳踏車，防毒面具，電線，電信機，小口徑自動鎗，戰時食糧等，凡此種種，都因了目的不同而各異。

從傘兵的性質上說，它不能保持完全強有力的軍器，與友軍分離，兵力的長期繼續是不可能的。反之，它容易增加敵軍的防禦力與攻擊力，所以往往用迅速的方法以達到目的，並且立即放慮到迅速避去敵人攻擊主力的方法。

降落傘，其顏色與式樣，往往各不相同，尤其各隊長所用的降落傘，其色澤異殊，這可使傘兵們知道直屬隊長的位置，後然行動才能迅速。

降落傘部隊的後援性是極少的，因此貧弱的獨立部隊，達到目的後的維持與復活行動，有相當的困難。

例如：缺乏子彈與食糧的時候，雖可應用降落傘，作空中補給，但是不能不預想那時因敵軍的地上部隊與空軍的充實，會受極大的壓迫，就是友軍的後援機會也容易受到抵抗而不能達到目的。在此情形之下，他的維持力勢必減少，復活可能性也格外薄弱了。

因此，降落傘部隊的運用與復活維持，是達到目的後最須努力的要點，以最小的犧牲而達到最大的目的是有困難的。所以關於復活工作的方策，不得不使用下列的方法：

(一) 掩護空軍活躍

(二) 使與友軍部隊前進互相呼應。

(三) 在大型輸送機能够降下的廣闊場所上，依着航空力量，返還原根據地。

(四) 萬一運輸機無法降陸時，從空中吊上去。

(五) 擊滅敵機，與迴避受擊。

總之，須依着實際上各異的情況，採取適當的處置。

關於傘兵的運用，當時各戰略家對這種新的兵團，曾作下述的讚揚：

『降落傘兵團的目的，是在敵人背後奇襲的戰術。假如有衆多的兵士降落敵地，就可以實行擾亂敵人後方的計劃。而且在空襲時，破壞敵人大都市中的電話，電燈等設備，祇需少數的降落傘兵已很足够了。』

但，同時也指出他的缺點，說：

『兵士們倚賴降落傘降落敵地，有被敵人機鎗掃射的危險；不過，只要有一隻飛機能放出輕薄的烟幕，那也可以防止這種危險了。降落傘兵士切不可降落在敵人陣地的中央，因為假使近旁有優勢的敵軍，那可就糟了。』

此外，在降落傘部隊降下之先，必先在空中偵察找尋敵方背部無抵抗的戰略地點，然後使降下傘兵士乘虛而入。

此次戰事中德傘兵一再逞威的結果；已知機關鎗等類的武器，是能很安全地由降落傘而運到地面，縱使野砲，戰車等在空中運輸，也是非常簡單的。這在後面所記載的德軍降下傘部隊作特寫中，很可明白的看出，這裏恕不多舉了。

第五章 德國傘兵的內幕

關於德國傘兵的訓練，編制，威力等等，上文已經一再的提及，現在請讀者看看德國傘兵的內幕。

那時還在一九三五年吧？希特勒元首便已命令戈林將軍從事組織傘兵。當時戈林自己有一個私人軍隊——一種由警察訓練成的儀仗兵。他從那一團兵士中選出第三營來作為第一隊的傘兵。

那一營官兵當然都驚異起來，營中的下士和兵士們都是沈靜而結了婚的人，非經過一番勸誘不可。因此宣傳部長郭培爾便奉召到來，對第三營的士兵們，除了給以誠懇透澈的言詞外，還給他們放映一些動人的紅軍傘兵的電影。同時又請了一位職業的跳傘家來表演跳傘之輕易和樂趣。但，不幸的很，那位跳傘家當場跌斷了他的鎖骨和大腿。那天於是再沒有提及跳傘了。

在第二天，第三營奉命排隊集合。營長問道：「誰人自願加入？」那時只有十二個人踏出隊伍之外。營中的上士於是請准營長准他對弟兄們說幾句話。

「上尉和中尉都已經有了。」他說。然後停了相當長久的時間，他嚷道：

「傘兵向右轉，開步走！」

於是便有一百〇八個兵士走出來加入最初的十二個人中。祇剩下二十個沒有頭腦的人。德國這第一隊傘兵駐在柏林之西七十里的史丹杜爾，那兒有良好的天氣和場地，而且距離柏林空軍部不大遠，但又遠在外國使館武官，記者，和間諜們的視線所及之外。

恰好八天之後，更舉行初次演習。戈林，烏特——德國傘兵之完成歸功於他的不少——及其他空軍將領都在場參觀。同時，換隊，建築營房，組織，裝配，訓練，初級戰術等計劃已相繼完成。

其後三年間的進展情形及傘兵數量，都相當的秘密。直至一九三九年春，希特勒元首五十壽辰的時候，才舉行一次公開表演。

在那一次的大規模軍事檢閱之中，所有各國武官，外交家，專家，都被邀請到場參觀，數百名穿着特別制服的兵士，從大隊飛機上跳下來，一面放着手鎗，一面高聲叫嚷。抵地後，他們迅速的構成種種花樣的機關鎗『鳥』。當然，這種神奇的演習，不但嚇呆了在場的貴賓，且也使世界各國的軍事當局起了一陣大大的騷動。

現在我們要談到德國傘兵的資格了。

德國軍兵入伍的資格，必須從別一種部隊轉調來的，這是必須的第一條件——他必須受過澈底的基本軍事訓練。

所有傘兵，清一色是志願兵。這顯然是爲着心理上和志氣上的理由，他們必須是志願兵，此外再沒有方法找得有胆量，够活潑，精神和肉體上都有創造力的人來適應那種不容半秒鐘遲頓的跳傘攻擊。每一個人的安全，每一場仗的成功，都需要根絕猶疑，而且有一種性格的人，祇能從經過縝密的挑選的志願兵中尋求。在德國是這樣，在其它各國也是這樣。

當局於是用盡種種宣傳的方法去吸引志願兵，極力宣揚傘兵是軍隊中最優秀最足以自豪的部隊。同時，傘兵在各種特權上，在糧食上，在餉額上，在各種享受上，都有特別的優待。

傘兵入伍時，必須經過心理上的，學識上的，及體格上的試驗，在原則上及嚴格上，跟空軍飛行員沒有兩樣，而試驗眩暈的程度，尤爲嚴格。根據已往的經驗，以擅長於運動的人最爲適宜。事實上，德國參加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六年世界運動大會的全部選手都被搜羅在傘兵中了。

至於他們的傘兵的訓練。一個傘兵首先在史丹杜爾或其它的傘兵學校受過八個星期的特別訓練，然後才可以編入跳傘師內。他們的訓練要點是：

第一，他們學習收摺降落傘，解開降落傘，直至在夢中也能曉得怎樣收摺和解開爲止。其次，養成一種軍人創造力，和「始終的無我主義」的性格。一個負有重要任務而又能會突然離羣獨處的人或許需用這種性格的。我們可稱此爲「童子軍訓練」。

第三，熟練以自動手鎗射擊活動目標的鎗法，模倣乘傘降落的射擊，他首先吊在地面上練習，然後在一部疾馳着的汽車頂上練習，最後才練習跳傘射擊。

第四，訓練體格——體操，肢體振轉運動，跳躍、三上吊，翻筋斗，打滾，障礙競走，荷重急跑，前跌後仆——首先在彈簧褥子上，然後在地面上。每一個人，一入學校訓練以後，體重減輕，但他們都練成像貓兒那樣輕捷的身手。

各種課程，當然有許多是同時或重復練習的。

第五，是在空外或空內懸吊在一部特別設計的機器上，試習降落。這一套試習降機器的設置，視該墜體的質量與重量而異。一個普通的人體的最後速度，可達每小時二百五十七哩。但降落傘可以始終保持最初的速度，——每秒鐘十六呎。這一個速度，相當於火車的貨車或卡車頂上跳下來的速度一樣；什練習時汽車是比較方便一些。假如沒有受過訓練，從火車或汽車上跳下，都會翻斷筋骨。而且在大風中，雖然能安全降落，亦會傷害身體的；因此在練習時，往往面對着一部龐大的揚風機，使他練習在大風中怎樣移動他的腿及搖擺的身體。

以順風勢。

第六，他們練習從一部相當迅速的汽車頂上跳下來，身上當然沒有降落傘。降落傘的理論，就是想打消墜體定律；在物理學上知道，一個墜體在第一秒鐘內墜十六呎，第二秒三十二呎，此後繼續增加至最後速度——最高速度爲止。至最後速度究有多少呎？那須視當時的風勢而定。

大風時，降落傘在地面上並不收縮，祇會拖着傘兵在地面上滾。因此，每一傘兵的學兵，都要學習站在揚風機前與張開的降落傘相撲鬥。

這就是初級訓練的六個項目。當初，志願兵中只有一小部份訓練合格。之後，甚至還要從初級合格學兵中將愚蠢的，遲鈍的，膽怯的，淘汰出來。

剩餘的學兵現在開始學習真的跳傘，從高塔上用繫留着的降落傘跳下來，跳時如同從飛機上下來一樣的逼真。他們跳傘的技巧，由教官一一指導更正。

之後，他們就學習非繫留式的自由跳傘，接着就是「從業試驗」，他們至少限度，必須能够從六種高度跳下來——從五十公呎至三百公呎，每次增高五十公呎。其中有一次須要在黑暗無光的夜間舉行，另一次要在假設的戰爭狀態下跳下來。這樣，一個傘兵才算訓練完成。

第六章 克里特島作戰摘錄

德軍的攻佔克里特島——這是英希聯軍在希臘境內的一個最後據點——幾乎全賴了傘兵以達到任務，這種怵目驚魄的傘兵戰蹟，在我們看來簡直如同小說上的神話一般，甚至還不信世間真有這回事。下面便是一篇關於德傘兵攻佔克里特島的目擊記，這是出於一位協約國方面的隨軍記者的口述。當德傘兵成千成萬的在克里特島上空密集的飄飄而下時，他剛在那裏，躬逢其盛的目擊了一切。

現在我們把他的關於德傘兵攻佔該島時的報告摘錄如下：

× × ×

德國的炸彈，並不使人們怎樣害怕，除非真正落在一堆人中間，因為炸彈的破壞力雖大，假如你蹲在戰壕中，一個在五十碼以外落下而爆炸的炸彈，對於你也許會毫無損傷，而最可怕的是德國飛機上的破片彈擊。德國人已將彈擊的技能發展而成爲一種巧妙的殺人藝術。他們發射一種小型的破片彈，破片可以數開在一個廣大的面積上，很普通的均勻的撒在一個地方，使人們很難防禦，很難躲避，唯一的掩護方法，便是堰伏在工字形戰壕內。

德國的飛機，先以這種破擊的方法，把英國軍困在戰壕中。另一方面他們在附近散下傘兵，數以千計。有一天，他們在數小時內，降下了五千個飛將軍；每一架巨型容克機每次跳出三十七人，每次來三架，每十秒鐘來一次。

德軍當迫使英空軍不能守衛時，便開始轟炸，島上每一平方哩都落過炸彈，如同農夫播種一樣。

普遍的播種式的轟炸之後，接着德軍便開始轟炸軍事要區，企圖澄清地面的防禦，準備傘兵降陸。在這種轟炸之後，隨着來的就是可怕的破片彈和機關鎗的掃射，飛機飛的很低，駕駛員可以發見藏在矮樹中，橄欖林中和土坑中的目標，然後以空前未有的猛烈砲火，殲滅他們。

之後，傘兵來了。起初，英軍還能堅守陣地，他們成羣結隊的像獵人追逐獵物一樣的將傘兵逐個射擊，而且跟獵人一樣的凶悍無情。最初二三天，當傘兵開始出現時，英軍仗着人多，似乎還能控制地面。真的來一個殺一個，來二個殺一雙。於是各人都懷着一個希望：德軍這一回會失敗了。同時皇家海軍又粉碎了德國乘坐船艇登陸的企圖。

但，德軍却加快他們的節拍，使他們的步調依着瘋狂的拍子走，傘兵開始像倒海一樣的從天空傾卸下來。他們的這種「背城借一」方法，敢保值得任何建立降落傘部隊的國家的注

意。

所有傘兵，都訓練純熟，聯絡緊密，如同一隊第一流的足球隊。每一個人都已經識透他的工作，行動時無須經過致慮。他從飛機中跳出來，假如能逃脫英兵狙擊，當他兩腳觸地時，立刻解開降落傘的束身皮帶，英兵常覺得當傘兵降落後兩分鐘，他們便會從相當良好的位置開火。

每一個小隊長或其軍官的降落傘，都染上一種與兵士不同的顏色，假如所有的降落傘都染了迷彩的顏色，那時隊長的降落傘就會有一種特別的標記。抵地後，各傘兵立刻齊集在軍官的周圍，解除了他們的降落傘，並且將投放下來的作戰材料湊合起來。

傘兵降陸時，攜帶着手機關鎗，自動手鎗和手榴彈。他們並沒有攜帶糧食，祇有一個精緻的箱子，載着急救藥品，香烟，巧古力，紙筆等。

抵陸後，小隊長發出一顆白色的味立氏信號彈，表示各人平安降陸。假如他的小隊遭遇到困難，他發出紅色信號彈。假如連發三顆白色信號彈，那就表示「我們又經奪得我們的目的物了。」

當那些小隊長發出紅色信號彈時，飛機幾乎立刻飛到那一個區域。傘兵於是將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以信號告訴他們。他們或許需要軍火，或許需要直接的援助，但都能如願以償！

一分段放在不怕震毀的鉛質長筒內的迫擊砲，機關鎗，和手榴彈。或者，當傘兵需要的時候，戰機會增強他的施用小型彈的轟炸，或以小鋼砲轟擊傘兵想奪取的據點。

巨型的「容克」運兵機，每次卸下三十個兵士，他們的滑翔機每架裝載全副武裝兵士七人至十人。許多滑翔機都驟然跌落在樹木上或田畝間，那些能够逃脫防軍的射擊的，不久便拿着手榴彈和機關槍來作戰。

德國人駕駛滑翔機雖不能跟駕駛飛機那樣準確，滑翔常會飛入防軍的圈套裏；但他們的容克機都使用得不錯，在戰事的第二天，我目睹一百六十七架飛機降落在其中一個飛機場上。它們一直飛下來，敵兵沒法阻止它們。我紀錄每架飛機停留地面的時間，沒有一架飛機多過二分鐘，英國的軍士們因爲不肯離開崗位去襲擊他們，因此安裝了大砲的德機，使英軍們寸步也不敢動。

德軍用降落傘將小野砲分段投下來，他們並不如傳單所說的投下坦克車。

爲着後援不絕，英軍不能不撤了。威維爾將軍也寧願犧牲克里特島以保衛埃及，克里特島遂在優勢的傘兵襲擊之下，全部的喪失了。

第七章 在荷蘭上空

正向西方飛行着的機羣後面，陽光快要射出來了。天空裏已經有朦朧的魚肚色，但大地上正還籠罩着一片黑暗呢！一羣人注意着他們手上的表，他們是德國的傘兵隊。他們準確的知道什麼時候將到達他們的目的地，以及什麼時候將執行他們的任務。

下士高士德——同伴們又稱他叫包本的。——把幾枝火柴向袋裏放好，一時想不起有什麼話要談論。他算起來在十八分鐘後可以到達目的地了。高士德是柏林人，詳細些說是柏林蘭維鎮人。他先學了汽車修理，再經過梅侖堡的一所工藝學校裏三學期的機械實習和飛機製造實習後，就正式入伍。從許多的志願請入傘兵隊的同伴中，他是錄取了。成爲傘兵隊的士兵。他回想着過去的幾年中，他的同伴怎樣的熱望着加入傘兵隊。而他呢，竟然如願以償。在幾分鐘後，就要顯示出德意志傘兵的本能。

高士德又回想着第一次的「空中躍下」那時較以後的正要簡單得多。一月一月的練習後，他們都已熟習而且感到單調和無聊，都盼望着真的在飛機上跳下去。——但現在呢！立刻要第幾次的「躍下」了呢！

高士德現在已是等候着他的第四十三次的「躍下」了。他已習慣於這回事和做一件普通事情一樣的毫無特殊情緒，也不必去顧慮他的傘是怎樣了。不過想到到地上不會有像祖國一樣的優待罷了，但這也是習慣了的。德國士兵是不會對任何一件「事變」和任何一種「地位」不能駕馭自己的。

高士德應該是第七個人跳下，第一個是中尉隊長，同機最末一個是特務長司徒高。他在「躍下」不張開傘的時候，有特別優良的技術。在空中他伸直了頭和腿，一千多公尺的直向下去不打一個旋轉，這是不容易的。在空中往往因為「反動作用」而旋轉起來，很容易有一「張傘過早」的弊病。——就是高士德也有過三回，以致要受同伴們的譏笑。——司徒高是從來沒有這回事的。他能在最後一百公尺裏很輕鬆像鴿子一般的展開牠的雙翅。閒話擱開。究竟「命令」是怎樣的呢！很簡捷的敲着：「桑沙橋南境……一帶確實佔領，任何敵人阻力必須摧毀，死守橋邊直到我援軍到達時為止。」

荷蘭人附和着英國，起先還想打擊德國的抵抗力，所以英國不但進軍到荷蘭邊界，而且進駐到荷蘭的本土。

「還有三分鐘，各位！」中尉隊長高叫着。各人都微笑着將身體聳一聳，好像再試試各人所負載的東西似的，其實是並沒什麼動作要做了。——德國士兵是隨時都整備齊全的，中

尉和他們也是這樣。

司徒高向身旁的一個下士說：「還有三分鐘，我還可以打一個瞌睡呢！」

「不要這樣！多息了這一忽兒也不見得長了精神。」下士柯樂滿說着。

「準備完畢！」這是中尉高聲叫着的命令，這時敵人砲火很急的打來，飛機似乎近地面低飛了。高士德從「J10 52」的窗口往外望去，但蹲了下去也不能看到什麼，因為飛機恰向左面打着轉彎，祇能等他跳下時張開了傘再看個暢快了。

「下！」中尉吼着，同時人影就不見了。一瞬間第二個也同樣的吼着躍出門去，——第三個跟着，四，五，——第六個也到了外面了。

「下」高士德自己命令着自己來實行他第四十三次的「躍下」。

現在已降落了，在傘尚未張開的時候，高士德可以聽到敵方的機槍聲，是從堡壘中發射出來的。一忽兒，更厲害了，可是都打在河邊的水面上，或是鑽向水裏去。

高士德往四周一看，也許要降落在河面上了吧？不，不會，剛好可以到達岸邊的。唐努奇，一個有經驗的機師，很從容的完畢他這一次的任務，正駕機飛回去，他還有很多事要做呢！

現在高士德的腦海裏浮起了一種多餘的顧念。

「隊長在那裏呢？」

其實早已着陸了，剛已解去了傘。第三個正伏在地上，第四個也已不在空中而正在地面上蹣跚着。

敵人砲火從那裏打來的？高士德早已詳細明瞭。從築在地下的堡壘裏打出來的。他們必需逐一的攻打進去，去肅清這些阻力。

「蓬」，到達地面了，剛在河邊，急忙沿着路旁的溝道，向鄰近的堡壘跑去。

很快的在田野裏奔跑，敵人的機關槍聲還是不斷的吼着，但顯然是因神經過度興奮而失了常態。不是打得過高就是過低，忽然一個閃光，高士德下意識的臥倒在地上，第四個同伴也同樣的臥倒在地上。他還是中彈倒地呢！還是受傷了呢！高士德推量着這景象不像是真的，簡直是電影裏最緊張的一幕。

別的都顧不到了，當他還生存着的時候，祇知道服從命令，去策劃着，不是專心於自己生命的安全，而是幾千個同伴全體休戚相關的整個傘兵隊的安全。

高士德在頭上中了一槍，他立刻知道是打在鋼盔上的。它被打穿了吧？不，若是打穿了，豈不要痛而且會有血流下來了嗎？

結果他到達了大路上，並沒有人發覺他，隊長也早已在那邊了。再往四邊一望那不是司

徒高嗎？

高士德向着最近的堡壘前進，但是這一段路是毫無隱蔽的。要前進非常困難。他把手槍放在胸前，右邊掛着彈藥囊。

那面的敵人正向着第三第四個同伴降落的地方掃射，而沒有注意到這邊已逼近着的敵人。這樣給高士德一個機會很快的前進三十步，已經直接趕到了這堡壘。敵人已發覺危險臨頭，急忙迴轉過他的機關槍，可是已經太遲了。高士德把自動手槍對正了堡壘的缺口，立刻有了意外的效果。這兩荷蘭人祇能高舉雙手表示投降。同時司徒高也從後面跟來，這兩個人已嚇得說不出話來。他們已知道四面都是德國兵，繼續抗抵，也是徒然的了。高士德急命立着不准動，趕上前去把他們的武器拿開。押送他們到橋邊隊長那裏去之後，再同司徒高開始去攻擊別的塔壘。

在半路裏，他們經過一帶竹籬圍着的一個小農舍。這農舍是有一間清潔的小屋子，和一個也是磚砌成的馬廄。對於這籬笆他們心頭發生了疑跡，他們本已走過了這地方幾公尺了，停止了脚步，返身回去。真巧，那裏蹲着兩個荷蘭兵，也是和上面說過的一樣的驚奇着。他們從那裏出來的，高士德莫明其妙。他們也是同樣不知道高士德，是從何而來的。他沒有多大工夫可以耽擱，所以很快的取去他們的武器後，送他們到橋邊。在橋邊有中尉隊長和其他

同伴，正在接洽事件。高士德一面急行，一面想着。德國人突然的佔領各處，一切阻力在轉瞬間就克服了。必須這樣做去。才會取得勝利。

在地面還是淺平的地方，機槍堡壘是築在一個小土墩上。這兒的路上是毫無隱蔽的，所以在這樣的工事前面是不能跑過去的。現在他離一個堡壘還有二百米的光景。同伴司徒高在那兒呢！暫時看不見！

高士德決定彎曲了身體，利用地上生長着的植物，儘可能的向這地點爬去。他也明白荷蘭人正在尋他們瞄準的目的呢！槍口很快的在那裏巡迴着。好像一隻大野獸在掃動着它的尾巴。

現在已有人在堡內發覺高士德了，高士德也立刻發覺到。就全身力氣在一起，當槍口還未向他——祇一個人——瞄正以前，急忙把他的機關手槍向堡壘中打去。下士高士德是一個好槍手，這一下就見了效果！

敵人竟並不還擊，因此他仍向前進。幾次以後，已經走近了五十公尺。正要利用他的武器，忽然這堡壘裏爆炸起來了，一時高士德給嚇了一下。後來他才知道是司徒高從後面來，炸了這堡壘。

這兒不必再打，在水泥工事之下，並沒東西生存着了。

這街的各處，那裏本有別的小伙伴奉命去奮鬥的，此刻也已結束了。因爲也已聽不見戰鬥的聲音了。

「中尉隊長在那兒？」高士德問司徒高。「他已在這街的那端，因爲這邊的堡壘都空的了，守兵也都已逃走。」司徒高回答着。

「我們現在應該到橋邊去。」高士德說，「到那兒去領新的命令。」

司徒高說：「你一個人去吧！」「我留在這兒守衛這街。」他用手指着一個去處說：「我是在那兒，你可到那兒來找到我。」

高士德就依了司徒高的命令向橋邊行進。在沒有到橋邊時，遠遠的已可看到同伴們圍着中尉隊長在領新的命令，有些人是已領了命令出發去。高士德心中明白，他應做些什麼，他是應該要去收拾那些被棄的重兵器。

走到隊長那裏，高士德知道他們和其他飛機上跳下的同伴們已取得連絡。這時敵人的砲火猛烈的仍是在發射着。

高士德報告隊長在外戰鬥情形，如何遇到同伴司徒高，如何叫他守在街口，正在等候隊長對於聽到了這報告的欣喜，以及贊同命司徒高守在街口這件事。但同時也知道在高士德之前躍下的兩個同伴是中彈而陣亡了，這是給於剛毅苦鬥的部隊一個悲哀和損傷。

高士德接到命令，去傳達給司徒高叫他同高士德同守着這街口。軍器軍需和機關槍，另有別人運給他們。

他們搬進一所房子當做據點。這房子就是高士德剛才跑過捉着兩個俘虜的地方。這兩個俘虜是已由隊長駐在地跟其他的俘虜一起送過橋去，藏在河的那邊。

走到司徒高那裏，他很快樂視着無事似的坐在街邊。正在餓得很的神情的吃一個特別小但是很飽滿的乾香腸。他說了命令之後，也蹲下一同吃起來了。

嘴裏咀嚼着，手裏扳好了手槍和手溜彈，向這房子前進，步步當心，但並不遲疑的走過前圍，開開並沒有鎖着的門，走進一處由二個大天窗照着的走廊，下面鋪着紅磚的地面，左面和右面是門，在後背有一座樓梯通到上面一層，那裏也祇一間屋的地位，祇可說是一間小閣樓。

高士德開開右面的門，司徒高接着拔起左面的插梢。兩個傘兵同時向屋裏望去，司徒高在後面還不能看見什麼，而高士德已看到灶間裏有二個老年人，大約五十多歲光景吧！靠了牆壁，依着窗口立着。他們看見突然進來的兩個生人，顯出驚嚇的神情，舉起了雙手。他就是這小屋的主人和他的妻子。

「早安！」高士德說着。「早！」司徒高也跟下去叫着。這時他也已立在高士德的後面

把頭挨進門。當時這男人還是嚇得僵立着不動，這女人很滑稽的鞠了一個躬，手仍舉起了回答得很清楚的說：「先生們，早安！」

對於這樣一個滑稽的招呼，這兩士兵發笑了。他們兩人有着大方的神情和舉止，結果使老婦鎮靜下來了。她知道這兩個陌生青年會這樣的發笑，對他們是不會加害的。

「會說德文嗎？」司徒高向老婦問着。

「會，會，會！」老婦急急回答着。他們這時把手臂已慢慢的沉下來。老人也點着頭，血直到現在還高舉着的手，一樣的稍微放下些。

「附近還有隊伍嗎？」司徒高問他們。

這老人本能的說得很快道：「在擱樓上。」同時用右手指着，指後仍是回復向上高舉着。這使兩個傘兵相視而驚惶。立在門邊的司徒高，立刻由廊中跳起，急往扶梯上去。高士德慢慢的在後面，叫了這老頭兒一同跟着。問題是：「擱樓有多少人呢？」老人說：「一個人。」他重新發生的恐懼，完全可以在表面上看得出來。

「所有的隊伍，盡於如此！那還可說。」高士德想着。

司徒高高聲而叫，同時走上樓梯去，「喂！士兵！——下來呀！」上面立刻傳來了一陣

皮鞋脚步聲，以及最後關門聲。出來了一個兵，高舉着雙手。也沒有兵器帶在身上。他是在不久之前逃來這裏的。高士德就命令他趕快到俘虜集中地去，就是橋頭。這傢伙就立刻跑去

了。
從這屋子的攔上，可以很好的看到地平面上。高士德登向四面眺望一回。這時司徒高在下面同一對老夫婦說着話。

這兩個人說，他們對德國傘兵的到來是完全出於意外。他們本來相信，隨時有英國軍隊開到的可能，可是完全出於意外的從一陣狂暴的槍炮聲和飛機聲之後，他們從窗中望出去，已經四面都是陌生軍隊跑來了，這是那個荷蘭兵告訴他們的。他在不久前從他的堡壘中因為恐懼而逃到他們那裏來的。「就很高興，」司徒高說着，「你們知道我們的神速！你們很早就起來了，你們應該吃早茶呀！請！請你們自便好了！但有一點我必須說明的。你們，——意思就是你們的政府，——沒有叫我們來，那末你們要當我們是不速之客了。我們私人很抱歉。我們本也是不會來的，假使你們的政府不去叫英國人來的話。」這兩個人現在明白了，他們是不會遭到不幸。於是去預備他們的早餐。同時老婦講着，他的丈夫是當這座橋的清潔夫的，空暇時還在附近河邊一個小作場去打些魚。

兩個鐘點過去了，有四個傘兵從隊長駐在地而來。帶來了機關槍和別的軍器，以及隊長

的命令，更叫司徒高回到隊長那裏去報告，下士高士德則應暫時留守眺望。

這四個兵士再向前去，建立新據點。同時司徒高帶了兩個荷蘭人到隊長那裏去。到了那裏，司徒高領了這樣命令：「司徒高！」隊長說。我們必須知道敵人集結了超過百倍以上的軍力迫近來，他們斷然的要來奪回這座橋，當我們還保持有武器的時候，無論如何是不會給他成功的！」比以前更熱烈的繼續道：「我們應該要有四十小時以上的堅持，這是很堅苦的任務，但我們應該支持過去！因為我們也必須支持過去！一個活的兵士，才能給祖國利用呢！所以必須特別保重自己。你！司徒高！和高士德以及另外四個人，都要明白！司徒高！明白嗎？」司徒高即刻回答：「是！隊長！」

隊長向司徒高握了握手凝目注視着再在右肩上拍了一下，司徒高答禮之後。將手抄的草圖向袋裏放好，很快的去做傳達工作。

司徒高現在同了四個人到高士德那裏。這四個人已經有二挺機關槍預備好了，兩個往前去把機關槍隱蔽的安置好。司徒高和高士德和其他兩人更走前去，在地上參考着手抄草圖去策劃怎樣的前進。

中午已過去，司徒高各種準備都完畢了。傘兵們最奇怪的是敵人那裏還是毫無動靜。敵人像是遣送一個整個的師團來奪回這橋頭。但這師團人還在集中動員中呢！經過一番劃策之

後。接着司徒高駕着一架荷蘭人的三輪車，送高士德往前面去，去打探敵人的情形。

高士德已駛行了三公里，到一處近在十字路口的加油站。在這加油站的屋頂上，也能看到四周同伴工作情形，他們離司徒高很遠，正在努力工作，在築同樣的防禦陣地。

市民和士兵遠近都不見，遠處的村子也靜寂得像夜裏一般。祇有城裏還飄起零落的烟雲，表示着那裏還有人。

當高士德由屋頂下來，他發見加油站下面有一部龐大的美國式汽車。不知誰放在這裏的，想來不會是守油站的人吧！高士德看看那個開關是關着的。就在身邊尋相配的鑰匙開動了那馬達。他試一試燃料之後，知道油還是全滿的。他把車子開動起來，這樣他的回程不須要步行了。

高士德想起把這車子趕快的駛到隊長那兒，或者這車子可以分派重要用處呢！到了隊長駐在地。隊長命令立刻到鄰左的一個村子去，那裏可能通城裏去的。帶足了軍器，隊長坐在高士德旁邊，再命令二個士兵坐在車子後面，架起了一挺輕機關槍，以駐在地的指揮由排長負責。他是在河的那邊下降，沒有戰爭而已完成了他的任務的。分配完畢然後把車子很快的駛出去。經過司徒高那裏，加油站，以及村子。在行駛程中知道居民並未完全逃走，到處在窗子裏很快的把頭縮回但還是縮回得太遲，有人影看見。就此開着這輛大車悄悄的到市裏去

，沒人發覺，在田野裏也看不見人物。他們在一條很好的街道上，一直沿着許多小河運河行駛。在近市邊到一處，有一座橋橫在運河上，若走別的路是不能到達目的地的。隊長命令停止前進，觀察了一回這座橋說道：「我們應該隨時注意到歸路！」很快觀察之後，繼續前進，不久進入市區。

這兒的景象：完全是和平的氣息。交通工具如汽車電車，都在行駛着。少頃，到一處十字路口，一個警察正管理着交通。他看見高士德駕的車子開來，當然不知道所趁的是誰，立刻指揮着放它過去。當高士德駛過他們面前時，這巡警立刻非常的驚奇，因為這些人的制服，雖祇一轉眼的經過，也已知道不是本國人了。

隊長正想發回去的命令，又已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有一隊士兵相對而來。他們立刻知道荷蘭人在準備進軍。高士德還沒有注意到隊長的命令就撥轉車頭，右面前輪駛上路中心的界石上面，車子立刻到了街的另一面，恰巧對準一輛前進着的馬車，讓不開的了，這是一個極險的局面，但包本駕駛得若無其事。停車是不可能，避開亦是不可能，祇有直上人行道行駛，但是那裏立有一根路燈杆子，立刻把這燈杆撞歪了，除幾盞燈受到一次極大的震動之外，還好，並沒別的事發生。

包本笑了，兩個同伴在後面指示着回去的路。前進的荷蘭軍顯然一些沒有發覺到，因為

他們仍向十字路口急急前進，並沒注意於這輛車子。

一個新的事件又來了。在包本把他的車行路線調正之後不久，後面有一輛荷蘭三輪車追來了。全副武裝着，好像他們預備着戰鬥，和消滅這些德國傘兵似的。包本立刻在反光鏡中看到了敵人。隊長還沒有給他指示之前，他已加足馬力的放出去。結果怎樣呢！很快的趕到小橋邊，過這座橋的時候。祇能慢慢的行駛着，因為有很曲的轉彎和狹窄的路，因此荷蘭的三輪車又追近了，荷蘭人看見這車子還向前直駛，驚訝起來了，他開始像已發覺，那恐怕是德國兵吧！總之，他們失去了追的勇氣，就此停止了。

回到了隊長駐在地，很快的談論了一回地形，也就是這次刺探軍情的旅行中得到的新的認識。

高士德又接到命令，回到哨兵崗位去。因為受到突擊時必須很快的調遣軍隊，所以這輛虜來的車子，是很充重要地位的。

他在幾分鐘內到達汽油站，再爬上屋頂探望着。

街道還是空的，毫無關於敵人想集近的影跡發生。在傍晚，包本始看見一些從村中出來的駕着三輪車的敵人，用並不快的速度向他進行。不久他下了屋頂，把車子踏起預備着，想去看明白敵人的動作。荷蘭人駛出村子不到幾百碼，也停止了再觀察下，敵人並沒意思來和

他爲難。經過大約十分鐘的躊躇和等候。這些駕駛員再慢慢的開動着車子向他而來，高士德想，讓這些人近到一千公尺再回去。

這時他的目光，隨着空中聽到的馬達聲看去德國驅逐機正飛過來，這飛機打了一個大彎，結果在包本同伴所佔領的橋上飛低了幾次。這使荷蘭人下了三輪車，趨避到溝中或是街邊藏匿起來。當飛機飛到這裏頂上時，有三架俯衝下來，而且發出很大聲音的向包本這面飛行，同時聯珠般的機槍聲，發自空中。高士德不由自主的還伸出頭來。但給於這些荷蘭人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有些人離開了車子，避到安全地方去。這時包本利用着時機，因爲德國飛機不住的往復飛行着，所以這獨個兒的德國兵就取得了還停在路上的三輪車。

這些荷蘭人不知道駕了車子而逃，這正給包本以便利。他開動了一輛，駕了這第二輛的俘獲品回來。他到隊長駐在地去的途中，中途想着，還有些車子應該怎樣去俘獲它呢！隊長應再給他一些人，使他可以帶回些車子。多些人去當然更好！結果隊長命帶了兩個同伴，坐在三輪車上，再開過汽油站去。他又想起，要利用這輛大車，但是它太笨重了，在小街上應用不便，況且這時也來不及更調，因爲飛機已不見了，所以這些荷蘭人隨時都會回來。剛巧當高士德叫兩個同伴下車，——他自己執好機槍在手，好像保護這車子似的。——荷蘭兵又來了。

當他們見了德國兵，有些立刻折回。他們以為是新的傘兵來了。包本就執了手中的軍器向他們掃射，同時發出很強烈的烟，更拿車子做障礙物臥倒在地上。因此他們不能走近車子，這樣一來，荷蘭人驚惶之極，全都折回去了。這兩個德國兵，踏足了汽門，使排氣管裏放出濃烟而去，這些荷蘭人也就帶喧帶噪的向村裏逃得無影無蹤。

這三個德國兵很高興的開動他們的車子駛回去。

時間在別無變化中過去。太陽由西方落下了，將近傍晚。在這些德國兵裏，——在這前哨的人們中，——沒有人相信，這意外的休息還將延長下去吶！每個人都知道敵人是在籌劃着怎樣去消滅他們。

天已完全黑暗了。各處的哨兵，都再得到了從駐在地派出的傳達兵所帶來的一次命令。他們將從隊長——他是夜裏也在那裏發緊急命令，和聽取報告的，——那裏知道各處的戰鬥，是否照預定的計劃而行。同樣的傳達兵從高士德和司徒高那裏也帶了愉快的報告向橋邊駐在地前進。

現在可以聽到從遠遠處來的重炮聲。這些孤軍聽了這聲音是很快樂的。因為這樣才有祖國軍隊開到的希望！

雖然經過了整天的疲勞，也沒人想睡覺，每個人想着在未來幾分鐘內，也許已臨到了新

的問題的面前，和新的戰鬥的開始。四面圍着的都是敵人，所以隨時等待着從陸地上來的，也可能從水路來的敵人的襲擊，以至於從各處河岸而來，雖然那是不會有的。

「轟！」——極短促的炮聲，——同時接續來了一下。包本和司徒高以及別同伴，伸出頭從黑暗的夜裏看出去。有兩個炮彈在附近引起燃燒，這炮位一定是在村子後面，目標是打的橋頭。

繼續靜了下去，大約是在準備繼續發射的動作吧！但是很久也沒有再來。司徒高說：「就祇這些兒，那末我們可以悄悄的睡了。」說了這句話，就躺到障礙後面去了。

這兩聲炮聲或許是一種攻擊的先聲，但並沒有什麼動靜。這樣一無其他的，一夜安靜過去。荷蘭人並沒來攻擊的試探。人們因為刻刻留神和緊張着的結果，畢竟有些倦了。但是這時太陽射向和平地區一樣的照射出來，天破曉了。隊長命令減少哨兵至原有實力的一半，以便可使有人們好好的睡覺。像這樣老練的隊長，他可以使每個士兵都有着休息的機會。

包本和其他二個人，也輪到去睡覺。他帶了他的幫手，到達橋邊守望，在地板上儘自由的休息着，雖然有很清潔的荷蘭人的床也不用它，使得附近民衆可以知道，這個民族舉止的高尚。

包本睡了剛一小時，是由巨大的爆裂聲所驚醒的，立刻心中明白，並沒有什麼逼急的危

險，因為他的已醒着的同伴，也不在拿着軍器。由窗子裏向外看去，知道敵人的飛機，——是英國的吧，——來轟炸德國人已佔領着的橋頭。

危險事件幾乎完全沒有。因為投彈幾次以上也是沒一次的見效。

幾分鐘後，天空有一架驅逐機很快的飛來，「無疑的，」高士德說：「這是我們的！」結果以致使英機有兩個炸彈，擲在離橋有幾千公尺而落在平地上。

包本對於這陣胡鬧有些怒意，他不高興的再躺在地上。這會子究竟要歷多久呢！荷蘭人已開始大羣的來了！趁了三輪車停在很遠的地方。包本還帶着三分睡意的說：「呀！他們已來了，但我們也還正在等候着呢！」這時天色又將近晚，有二個方向的炮火向橋頭轟擊，這次不單是一尊炮。傘兵們聽得很清晰的，這是從四尊炮所轟擊的。隊長命令立刻從這危險的地方撤退，不久德國驅逐機來了，來攻擊敵人的轟炸機。

當近黃昏的時候，炮火愈猛烈了。荷蘭人用十尊炮同時發射。橋邊守望所也在目標之中，四圍都是危險，到處可以看見烟沙飛起，炮彈的碎片和爆裂時的轟轟聲和嘯聲充滿在空氣中。

司徒高和高士德依了命令向旁邊撤退。街的右面，高士德和兩個幫手臥着，架好了機槍，預備好了手榴彈，每個人都抱定了決心，不讓橋給不費代價而奪回去。

天已全黑，炮火停止了。同時司徒高的機槍開始猛烈發射。包本把機槍準備好也預備放射，而左面遠處的傘兵的軍器也發着格格的聲音。現在他始明白，攻擊已竟開始了。

五分鐘後，再復寧靜。無影也無目標可以看見。忽而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一個元亮的火球，這表示着敵人的炮兵再要射擊的信號，也就立刻再度的發射了。炮火射在德國兵所臥的地方的前面，可見這些荷蘭人還沒有發現準確的目標。炮火在前面眩耀着，其中有些確乎打得很近。

這些荷蘭人對於戰術不過如此罷了！因為當炮火停止後，德國兵已知道要步兵的衝鋒來了。——果正如此而來。這時光線還好，可以給各方面來的敵人以打擊。

發射了一刻鐘之後。德國人顧慮着，敵人影子爲何不見了。荷蘭人也仆在地上和向包本和司徒高所隱蔽的地方的衝心射擊。

高士德忽然心生一計，命令兩個助手不要動。他然後由溝中急爬到司徒高那裏去，他要給仆在前面的荷蘭兵以手榴彈的突擊。

司徒高也贊成這樣，當他們兩人向前爬行了約一百五十公尺，他們始終沒有發現敵人，他們仍臥着，敵人究在那兒呢。

幾分鐘後，聽見有些談話聲發自附近街邊。包本拍拍司徒高的肩膀，在他耳邊輕輕的說

道：「假使再聽見談話，就往那邊爬去！」司徒高點點頭，不久那裏又有些聲息了。兩人忍住了呼吸爬前去。這時無疑四面有許多荷蘭人在着，司徒高和包本不敢作聲，祇互作了一個記號，同時擲了兩個手榴彈而逃回去。當他們逃開時，一陣叫喊聲和呻吟聲，從後面傳來，同時也有一陣槍聲發射出來。可是高士德和司徒高已回到了原來地位，把握着他們的機槍，等候第二次的攻擊。

一刻鐘後，這兩個又想從他們的地方出來了。但敵人的大炮再復發射，這次炮火所打的位置就是剛在他們爬過去偷襲的地方，所以他們明白那裏的敵人都已走了，再不須要去第二次的偷襲了，應該再去尋另外的目標。

不久炮火減弱，他們聽見些趨近的攻擊者的喧聲，接着一陣機關槍火打來，敵人向着地上掃射。但是他們並無成績，因為這些德國兵已各自隱藏得很好。一個鐘點以後，機關槍聲息了，荷蘭人把他們的地位移近一些。

離司徒高和高士德前面一百公尺遠處，有一架重機關槍。他們二人同意，當槍火平息的時候，高士德和三個人留在原處，司徒高願意帶一個人出擊，當荷蘭人的槍有一會間息的時候，他就帶了落蒙出去了。

高士德正注意他同伴的奔跑，忽然聽見一種鏗鏘的鐵鏈聲，他立刻知道這是敵人的戰車

逼近了。

「當心！預備手溜彈！」包本低聲喊他的幫手。

包本看見同時第二輛的裝甲車也很快的沿街而來。

「無論如何不可讓他衝破據點，米雷同我阻止第一輛，你們取第二輛！」高士德說了這些話後，跳出街去，向正在行進的裝甲車，投擲一束手溜彈，結果發出了極厲害的爆裂，車子停止了。在爆裂聲中，第二輛車子仍向他前面已受創的一輛開去。

靜了一會兒，四個傘兵正望着他們的戰績怎樣？第二輛車子的頂門忽然開了，他們立刻把許多手溜彈擲上去。一陣叫喊和喧鬧，表示他們已連中手溜彈和機槍彈，荷蘭人就棄了他們的武器向黑暗中逃去。

包本上前去查看第一輛車子，有三個傷者在中間，很快的把他們拖了出來放在街邊。

這時已是夜半，荷蘭人的炮火也停止了，又是在準備着要幹什麼？

約一小時後，炮火又起了。這次有中型口徑的炮加入在內。一開始就有一個強烈的火力，足見敵人是決心要掃除佔領着橋頭的德國人。

很快的過了兩小時，炮火從各方面打來。這次停止了以後，可以知道，現在他們又要來了。但並沒有看見人影，也沒有聽見聲音。德方的機關槍火很劇烈的向地面上掃射着，荷蘭

人是容易衝過來的。敵人始終沒有逼近來，結果德方的火力也停了。

司徒高和高士德商諒，應該怎樣應付，他們同意再向前做一個小小的出擊。這次由包本去了，傘兵克李生做他的助手。

兩個人全副戎裝很小的向前而去，儘可能的直向前去，克李生攜了一挺輕機關槍一直跟在高士德後面，這時發覺他們已離開傳達所有幾百公尺之遠。包本這時已從微明的天空看見汽油站。

這汽油站是應該小心的去察看它的，因為這兒可能藏着敵人，慢慢的爬向前去，還是一點沒有聽到什麼。結果移前到近房子祇有幾公尺了。他們一些不做聲，在他們後面也有一挺荷蘭人的機槍架着，他們明白他們已到了敵陣中間，但在幾分鐘後就必須要折回，因為天已漸漸亮了起來。

高士德定了一個計劃，他和克李生爬到了汽油站，——正像他所猜測的，——還沒有人佔領。在這兒兩人忙把機槍架起，但三面並沒有障礙。包本把軍器都托付給克李生，他自己拿了手槍，把許多的手榴彈放在路上。高士德現在並不變着身子和特別的小心，因為他知道敵人不在那裏。敵人幾乎不會猜到，德國人已經在他們的後面了。

包本向一處荷蘭堡壘走近約十五公尺。把三個手榴彈拉開，接連的投進去。然後臥倒在

地上，這次他又成功了。

近五時許，天的亮了起來阻止了他們的回程。他們現在必須要單獨阻止敵人的攻擊。荷蘭兵像受到無論如何要把橋毀壞的命令似的。因為炮兵始終沒有給橋有重大的損害，所以他們現在改變攻擊的策略了。

克李生首先看見，荷蘭兵趁了三輪車大羣的沿路向汽油站而來，包本和克李生立刻把握好機槍。他們很明白這次因為來勢太大，大概不能保身體的安全了。這時還在百公尺之外的好機槍，繚然是以佔領油站為目的。這兩個德國兵就對準了他們掃射。他們一陣惶亂起來，前面的跌在地上，後面的撞了上去，敵人中間發生了大混亂，有的想要爬起，有的拿車子做障蔽，但是也有的已到了汽油站後面，因為他們人數實在太多了。荷蘭人並不知道這兒有多少德國兵，所以這時也不逼近這房子。經過敵人一陣猛烈的掃射後。高士德和克李生已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已不能保着敵人不接近來。高士德已在手部和面部受了傷。克李生也各處有傷，是由四圍磚牆的碎片所打成的。雖然這樣，可是荷蘭人也總不能捉得這兩個德國人。

當克李生正在裝新的彈藥時，忽然一個荷蘭青年跳上汽油站的一角，高士德看得正切，這荷蘭人的手溜彈將要往克李生的腿邊擲去，包本很快用手槍射着他的面部。這人還沒有跌倒地上，而另外有兩個人走近來，一個執着手槍預備射擊，另一個是握了預備放的手溜彈在

手裏，第一個人把軍器向高士德發射，但沒有中，射在遠處地上。第二個人想把手榴彈由背後擲去，可是擲到後面去了，但是在這一瞬間，原來已受傷的一個人已跑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利用這時機把手槍瞄準高士德頭上打去，當高士德中彈將倒下時，另外一人也已趕上將他擊倒地上，然後他們可以直奔向克李生的地位去。他呢！還在繼續不斷的發射着，許多荷蘭人向他衝去。這場戰鬥的喧鬧和叫喊更是厲害了，使他們一些亦沒有發覺，這時候已決定了德方的勝利。當這些荷蘭人帶了兩個俘虜想要回去的時候，——他們也沒有要去攻擊橋頭的意思了。——德國的裝甲部隊，已急進到戰鬥的地方，戰車在一小時前已到達了橋頭了。經過幾分鐘的被俘後高士德——因為傷沒有中在要害——克李生——帶了滿身血跡——從新回到他們本國同伴那裏。

這很吃重的命令：「無論如何必須死守橋頭」現在已經完成了。對於這些敢死的傘兵們的光榮事蹟，有最高的褒獎。

在這頗有紀念價值的一天的上午。德國的軍隊，正在連綿的排了密集的行列在高士德，司徒高以及別的小伙伴們所佔領着的橋上行進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277B

中華民國卅五年

日收到